



蔡台客聚 彥火

沉重的翅膀

長篇《沉重的翅膀》是張潔「使命感」和「責任感」更集中的體現。

《沉重的翅膀》全文26萬字，共寫了逾60個人物，各具個性，不少人物的精神面貌，在現實中是呼之欲出的。

她除了塑造像鄭子雲和陳咏明這樣具鮮明個性的「脊樑式」的人物，還活現了像田守誠、孔祥那樣的風流人物。

後者除了只知道按照上面指示的精神，便是最善於耍陰謀、放暗箭，伺機而動，甚至希望再來一場運動，把一些有進取心的人，特別是文化人好好地整一整。

令人心寒的是，後者卻操縱着大權，工業發展的重大決策甚至要通過他們！

此外，小說中還成功塑造一個持中庸思想的汪方亮，他支持政策實施，卻懷有保留態度，因為他看到各種的阻力和困難，並且希望在各派力量的較量和角逐中，以超然地位出現。

但他對工作仍充滿責任感，對事業也忠心不渝。這是「適者生存」論的信徒，這類人物在現實中為數不少。

《沉重的翅膀》是具有較大氣魄的結構，它的成功在於作者為讀者展現現實生活內部的真實面貌，

並且提出具有理性的問題，讓人去思辨。

作者保持了其一貫風格：細膩、委婉、深沉和那一種張潔式的淡淡的抑鬱氣氛。

這部小說是張潔在創作上重大的突破，我覺得，如果有更多的時間和精力，讓張潔去進行更大程度的凝聚和錘鍊，它將閃爍出更奇異的光彩。

正如在開頭所說的，張潔入中國文壇，是扮演一個幸運兒的角色，有不少人會滿足於所取得的成績，在驕傲和自滿中睡大覺，正因為張潔是一個不斷探索者，她不願有太多的回首，所以勇於突破。

《沉重的翅膀》除了在內地受到讀者的歡迎和評論界的充分肯定，還被翻譯成英、德、日、意等多種外國文字版。

(孤獨的先行者——張潔，之六)



◆(圖左)被外國出版社翻譯多種文字的《沉重的翅膀》中文版封面，1981年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圖右)張潔在封扉簽名贈送本文作者。



姚雅音 姚珏

海納百川

上周深圳隔離結束之後，我順道回家鄉上海探望父親。我在上海出生成長，16歲才獨自到美國求學，上海獨特的海派文化對我影響深遠，海納百川就是上海一貫的城市文化特點。

海納百川最早出自晉代袁宏《三國名臣序贊》：「形器不存，方寸海納。」李周翰注：「方寸之心，如海之納百川也，言其包含廣也。」所以「海納百川」就是指大海可以容得下成百上千條江河之水，比喻包容之物非常廣泛，也指心胸寬廣。清代禁止鴉片抗擊西方列強的英雄林則徐，也曾把「海納百川，有容乃大」作為自勉的對聯。

1843年上海開埠，到上世紀二三十年代，上海逐步發展成為「遠東第一大城市」，也成為移民城市，海納百川的文化也應運而生。一方水土養一方兒女，食物往往也最能反映城市的文化。上海的本幫菜，就是匯聚了江浙、安徽等地的特色，形成了自身濃油赤醬、市井親和的特點。我曾經提過，外婆傳授給媽媽的紅燒獅子頭一直是我所愛的上海菜，獅子頭最初是江蘇淮揚的一道名菜，頗費功夫，但經過改良也成為上海尋常百姓的家常菜，既體現了海派文化的博采眾長、包容融合，也體現出海派文化的平和親切、務實貼地。

這種包容和務實，往往能使得城市人心胸寬廣、逆風而上。我這次隔離回滬的過程其實頗為波折，大家也知道，內地這段時間也受到新一波新冠疫情的影響，因此回上海的航班，包括在上海的行程都受到疫情防控的

影響而調整。但我深刻體會到了海納百川的更深層精神，其實不僅僅是在順境時吸收借鑒，更重要的是在逆境時，保持寬廣的心態，廣尋妙法解決問題。很多時候，我們不應該糾結一些已經發生的事情，而是要更好地往前看，學會去解決事情，這才是上海人海納百川的心胸和文化。

目前上海也遇到疫情防控的難關，奧密克戎(Omicron)的快速傳播使得防疫遇到更大挑戰，從最初的重點區域網格化核酸篩查，到最近幾天浦東浦西分區的大規模篩檢，有網民戲稱是從火鍋的「九宮格」變成了「鴛鴦鍋」。但是我在上海確實能感受到全城都在為戰勝疫情齊心協力，更重要的是上海設法不斷嘗試、不斷改善各種措施，也努力為全國的防疫提供新的經驗和教訓。儘管對於不足之處網上也有批評，但如果了解上海的，就會了解海納百川的文化恰恰就是要有寬廣的胸襟，要正視自身的不足，不斷學習改進，追求卓越。我在網上看到有人點評很到位，「上海這座城市，從來都是在批評聲中，前行的。常常，在自家老百姓的『挑刺』下，這座城市煥然一新」。

事實上，來香港定居這麼多年，在我看來，香港與上海堪稱姐妹雙城。同樣的移民城市、同樣的中西薈萃、同樣也有海納百川的文化精神。當心胸寬廣，當與民同心，就會理性睿智，廣納諫言。「海上明月共潮生」，疫情下，兩個國際大都市都面臨各種挑戰，但只要共同發揚海納百川的城市精神，就一定能互相借鑒，為戰勝疫情提供更多的智慧和方式。



水過留痕 少爺兵

情人眼裏出西施

粵語歌曲(廣東話)在中國內地愈來愈受歌迷的接受和歡迎，不少內地歌手在電視音樂綜藝節目裏獻唱時，一半用粵語一半用普通話，令很多粵語歌曲的曲風、曲調似成為另一首新歌，加上近幾年香港演藝人士陸續登陸內地的電視綜藝節目或電視劇演出，擴大了他(她)們在內地娛樂圈的知名度，才藝和演技都得到觀眾的讚賞及認同，所以香港演藝人為了多個發展平台而歡欣。

有歌迷表示，多首粵語歌曲被內地歌手改編，而且唱家班歌手有新有舊的「強強聯手」獻唱，的確「驚艷」到不少歌迷，歌手們唱粵語歌曲那麼努力，大家才知道是這麼難，然而藉唱歌來學習其他語言，儘管有時發音不太標準，但歌迷就是覺得他們既可愛又勇氣可嘉，都是輸出正能量的人生態度。

內地樂壇臥虎藏龍已是不爭的事實，而國家女子足球隊在今屆亞洲盃連取佳績，一首名為《鏗鏘玫瑰》的歌曲亦因此爆紅致「火花四濺」，常見有不少歌手演唱這首歌曲，兼且唱將們也多選擇與歌壇新秀合唱，畢竟有實力唱功的新秀，需要更多的演唱平台讓歌迷觀眾多些機會認識他(她)們這群歌壇生力軍：「很多歌曲有着歌手不同的詮釋方式，像有人覺得唱《鏗鏘玫瑰》這歌曲時，部分的歌詞應以吶喊(高音)方式來顯示歌的澎湃效果，不過卻有音樂人認為歌曲『率性』而唱就最好了……歌手站在舞台上經常都要面對不同的歌迷觀眾，音樂和歌曲的編制，總歸是給人看的，假如過於『曲高和寡』，容易成為『自嗨』作品，故此用哪種心思去聽歌，那都是個人的感覺，跟所謂『情人眼裏出西施』或『色不迷人人自迷』的論點接近，歌手演唱最希望得到歌迷觀眾能隨音樂進入歌曲的世界，當下覺得開心便行，不用糾結在那麼多的想法或自我觀點上。」



爽姐私語 林爽兒

都是真性情

家中有老人家的此時此刻真的是會很擔心，不能涼薄無血性地说他們都活了這把年紀了——

我家的阿姨，在老人院多年，也病了多年，一直要靠儀器助呼吸，但兒子有條件，每月仍花費不菲找最好的老人院照顧她，在前兩個星期忽然呼吸嚴重困難，急送醫院證實感染疫症，醫生問清楚家人，怎樣的情況下救、怎樣的情況下放棄，兒子都理性地回應，中途阿姨有好轉跡象，轉了醫院，之後更轉普通病房，以為有機會回到老人院，還與老人院聯絡好回去怎樣安排照顧得更好。誰不知過了幾天情況突變，且作病危通知，還以為她會等到在外的小兒子回來，可惜天命難違，再以為在香港的女兒晨早會趕到醫院作最後告別，怎知女兒說公司要開會，不去醫院了！這樣的女兒是人嗎？聽着已想一巴掌打落去！

疫情下什麼樣的人性都顯露了！有些子女不理父母死活，堅決不許父母打疫苗，有些子女會說出「最好他們快死，我便有間房了。」這樣沒人性的說話；亦有自己不肯打疫苗，如果染疫可能傳染父母，同樣可以令他們快點拜拜！這世界簡直是瘋了！

不過總不能說所有的人都瘋了，充滿善心的亦大有人在，不少人不少團體都各自利用自己的資源、自己的條件去幫助有需要

的人，我身邊的一些有條件的朋友四處呼籲，為因疫情離世而買不到棺木的人捐送紙棺材，他們中包括陳德森導演、專欄作者汪曼玲(汪姐)及他們身邊的好友。還有一直做慈善活動的公關曾醒明，聯同一眾退休老友為各區有需要人士奔走送物資，又有很多媒體朋友身體力行往基層送暖，亦有警隊朋友們建立關注行動組。全部都在疫情最嚴峻的時候出發，不怕艱辛，做好保護措施去助人！曾醒明還跟進了更深層次的需求，聯絡到多間清潔公司，幫助貧困地區環境衛生非常惡劣的地方，準備在疫情後去為貧困家庭市民進行清理行動。做好事做善事的人還是不不少的，看到他們真心實意地為他人真教人感動！



◆(左起)汪姐、陳德森導演及媚媚姐出心做好事！ 作者供圖



唐家水

英雄梨花年年開

走出影院，天空漸漸瀝瀝下起了小雨，雨中的凱城潔淨、祥和，滿街燈火璀璨，行人摩肩接踵，車輛川流不息，一切如此靜好。腦海卻停留在電影《狙擊手》中那一幀幀定格畫面上：為救戰友，胖墩背着沉重的鐵板前行，留給世界最後最柔軟的語言就是為從未見過面的兒子取的名字——鐵板；擔心亮亮支撐不下去，戰友們一遍遍聲嘶力竭地高唱「雄起起氣昂昂，跨過鴨綠江。保和平為祖國，就是保家鄉……」

班長為救偵察兵毅然答應自己作為交換，舉着雙手經過一位位犧牲的戰士們身邊，依次叫出他們的名字，卻無人作答；亮亮犧牲前撕下褲帶寫下血書傳遞資訊；大永爬出一條血路，與敵人們鬥智鬥勇，最終全殲裝備精良的敵軍狙擊手……

電影以抗美援朝戰爭中「冷槍冷炮」運動戰為背景，以被稱作「志願軍神槍手」、「冷槍英雄」、「上甘嶺狙神」的張桃芳為原型，寫了五班戰士為營救偵查員亮亮而與敵軍展開的狙擊戰。在這場毅力、體力、心理的考驗與較量中，敵我裝備相差懸殊，敵人飛機、大炮、坦克、望遠鏡、瞄準器一切高配，五班只有一個望遠鏡和一個飯勺；約翰手下狙擊手都是老兵，劉文武手下是他帶出來的新兵蛋子。在這不公平的對抗中，鮮活的生命成了掛在準星上的活靶，何等殘酷。

沒有槍聲時，白雪覆蓋的戰場靜謐而唯美，美得讓人想上去打幾個滾踩幾個腳印，可一旦槍聲響起，就是一條條生命的離開，潔白的雪地上綻開朵朵血梅，悲壯而淒切。那慢鏡頭飛出去的子彈，猶如被賦予使命的殺手。潛伏或移動的狙擊手，是插在敵人眉心的刀劍。不得不說，張藝謀導演太追求完美，每一細節都直入人心，是催人的淚彈。情感一次次破防，眼淚一次次奔湧。

在戰爭中成長與存活下來的戰士大永，面

對記者採訪說出的願望就是希望班長能笑一下，他沒能看見班長的笑，卻只能流着淚眼睜睜地看着班長與敵人同歸於盡……如果看見現在這盛世，班長一定會笑，所有躺在雪地上的戰士們一定會笑，會笑得比怒放的花朵還燦爛。

站在街頭，單曲迴響韓紅深情演繹的主題曲《回家》，一個強烈的願望湧上心頭：我一定要到犧牲在朝鮮戰場上的國際特級戰鬥英雄黃繼光烈士的故居去走走，看看黃媽媽用接過黃繼光的槍、奔赴朝鮮戰場的黃繼光(黃繼光的四弟)親朝鮮帶回來的、混合着黃繼光鮮血的泥土培植的那棵梨樹……

翌日，頂着濛濛細雨，從小城驅車35公里，經歷堵車4個半小時的待遇，終於到達國際特級戰鬥英雄黃繼光故居——石馬。從黃繼光的孫子孫手裏接過鑰匙，穿過熙熙攘攘的人群，我一個朝黃繼光出生與成長的小院走去。長長的石階盡頭，一道雙扇門緊閉着，兩隻石獅靜靜蹲在大門兩側，左右兩邊牆上黃色油漆刷寫的兩幅標語稍顯斑駁卻清晰可見：「繼承先烈遺志，弘揚英雄精神」。

一步步走上台階，當觸碰到門上銅鎖那一刻，我有些許激動，竟然試了好幾次才把鎖打開。輕輕推開門，一株樹映入眼簾，我的心不由微微一顫。找到了，我找到了英雄的梨樹！那棵梨樹默默站立在小院中間，樹葉早落光了，光禿禿的枝頭上還留着一個沒有掉下的早就乾癟得發黑的梨子。樹下地面用水泥砌了一個方形的圍欄，圍欄裏一棵青菜長得鬱鬱蔥蔥，開出幾朵細碎的黃花。

輕輕撫摸着樹幹，指尖傳來的冰涼，似乎在低聲向我耳語一個故事。1951年，黃繼光穿上軍裝，告別母親告別家鄉，跨過鴨綠江奔赴朝鮮戰場。1952年在上甘嶺戰役中他用胸膛堵住敵人噴火的機槍，年輕的生命定格在永遠的21歲！「不立功不下戰場」的誓言定格在異國他鄉的土地！哭過、痛過、傷心

過的黃媽媽擦乾眼淚，於1954年把黃繼光的親弟黃繼光又送上朝鮮戰場。黃繼光處處以哥哥為榜樣，幫戰後朝鮮老百姓在廢墟上修房子、整理魚塘、種莊稼……1958年10月，黃繼光作為最後一批回國的志願軍戰士，在回國前收到媽媽的來信，讓他在黃繼光犧牲的地方帶一捧泥土回家。黃繼光來到上甘嶺，把從路邊親手採摘的金達萊花獻給哥哥，攤開手帕，捧起一捧泥土，連同在附近找到的一些子彈殼一起包了起來，一面包一面喃喃地說：「三哥，我明天就要回國了，媽媽讓我來看看你，朝鮮很冷，媽媽讓我把你帶回去。」黃繼光返家的日子，黃媽媽早早就在村口等候，黃繼光跪在媽媽面前，把灑有黃繼光鮮血的泥土交給媽媽，哭着說：「媽媽，我回來了，我把三哥也帶回來了。」黃媽媽捧着泥土，一如捧着沉睡的兒子，100多米的回家路她走了很久很久。回到家裏，她立即在院子中間挖了一個坑，栽下一棵梨樹苗，把那捧泥土埋在樹的旁邊，並立下家規：「以後黃家的孩子長大後都要去部隊，都要去保家衛國！」

梨樹——離樹，有了這棵樹，黃媽媽覺得兒子沒有離開，就呆在自己身邊，她常常搬張小板凳，坐在樹下，仰着頭和樹說說話，正如在和自己的光兒聊天。這株梨樹，就這樣在黃繼光故居扎根、成長，年年花開、掛果，守護着靜好的歲月，守護着這片綠水青山……梨樹年年成長，黃家兒郎也在成長，相繼有16人走進軍營。

「咕咕——」一隻斑鳩鳴叫着從樹梢掠過，抬起頭，我驚喜地發現一個淺綠的芽孢正從最高的枝頭冒出來，轉身離開，我分明感受到潔白的梨花正浩浩蕩蕩地朝春天裏奔來……耳畔，《狙擊手》主題曲《回家》旋律再次響起：「年輕的生命在路上，人間歲月山水長。是熱血讓青春閃光。天涯滾燙，落日金黃，孩子的牽掛，永遠是家鄉……」



落地觀察 湯禎兆

回南天祛濕

又到回南天，真的很濕啊！大家都煲祛濕茶、祛濕湯，除了此法，還有什麼法寶可以用呢？

去濕的東西多偏涼，若體質較虛，可以加薑。春天不用喝太多水，口渴才喝。另外赤小豆一類是大家熟悉的祛濕食品，但也易引起胃脹，未必人人適合。

我們家住在河邊，回南天一到特別濕，不得不買抽濕機鎮守家居。大的用來放在不同房間抽濕，小的會通宵長開。太太易出濕疹，睡一晚身體也會覺得輕一點。而一覺醒來，抽濕機的水桶總是滿滿的，真的令人頭痛！

若家中沒有那麼多抽濕機，可以學公廁用風扇吹地面，或者多書本的櫃。又或者買艾熏屋，又可以熏一熏自己的穴位，重點當然是足三里。

我們有時用懶懶的方法，即用薑帖或把艾帖剪細，貼在穴位。

有更多時間的話，可以做刮痧或拔罐。

近來發現了新的刮痧法寶，是用電力走罐，加油在皮膚上推，會很容易起痧，而且可以有不同力度數選擇，還會發熱，自己可以推，但背部就要他人幫忙了。

另外就是多次推介過的易罐，即膠的拔罐，反一反便能吸吸着皮膚，力度不大，但可吸着半小時至一小時。身體濕時，可以看到罐內都有水出，令人驚訝人體可以這樣濕。我們的菲律賓姐姐用後，差不多天天都吸，可能不慣香港潮濕。她覺得來港後一直有拔罐，令她健康好多了，初來時還經常頭痛呢！

天氣濕，不太建議浸腳或浸浴，因為身體和家裏都會愈來愈濕，真的要浸的話一定要落鹽或薑粉。取而代之可用暖水袋，多數肚臍以下，濕多聚在大腿。當然最好還是多做出汗的運動，流汗流個痛快了！



鵬情萬里 趙鵬飛

疫下回南天

時近清明，回南天如期而至。上週三晚飯畢，走在香港仔避風塘的防波堤上，風浪雖大，捲得海面波浪迭起，潮水翻動，卻也難以撼動空氣中籠着的濃重濕霧。濟濟一塘的大小船隻，在風浪夾擊下，搖晃不止，相鄰的船幫接連碰撞，發出一長串咯吱咯吱的聲響。避風塘兩邊稠密的樓宇上，密集排布着的黃白兩色燈光，失去了往日的清亮璀璨，氳氳在厚厚的水氣裏，像是罩着一層穿不透的昏黃。我最怕回南天，整個人像是一床洩了水的老舊棉胎纏繞，呼吸短促，臂膀酸脹，怎麼使勁兒，都難以從中掙脫出來。屋子裏的冷氣24小時不能關，所有的門窗日夜都不能開。走廊上，電梯裏，路邊的石牆，巴士的車窗，遮天蔽日的大榕樹，都像被水剛剛洗過，濕漉漉的靠也不能靠、扶也不能扶。走路還得格外留意腳下打滑，稍有不注意，就會跌上一跤。看着顛頭巍巍的長者，從士美非路的緩坡，慢慢往下走，忍不住替他們緊張。

香港的疫情像是有些緩和的樣子了，連着好幾日新增的感染人數，都回落到一萬例以下，但不幸病逝的人數，每日還是在高位徘徊，未能及時接種疫苗的長者，仍然是佔最大比例。過去一年多，為了讓更多的人主動走去打針，港府、商

家、各類機構，辦法想盡，奇招百出，抽獎送樓、送現金、送機票、送購物券、送禮品，能送的想必都送了。願意打的一早就預約打了針，猶豫不決的看抽獎的份上，頭腦一熱也去打了。內心抗拒打針的，你說國產的好我讚外國的妙，跟我又有什麼關係，我就是不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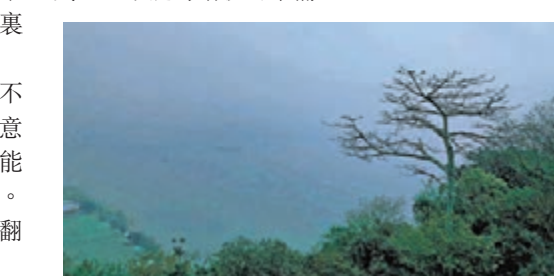
看着每日增加的死亡人數，痛定思痛，實在有些鬱悶。按常理，除了個別身體不適合、腦子特別固執的長者外，大多超過80歲的長者，是否接種疫苗，接種哪種疫苗，建議權和決定權，都在子女的一念之間。子女通情理，早早通過權威可信的資訊渠道，對政府提供的疫苗，進行了分析比對，並聽取專業人士的意見和建議，給老耄之年的父母，做了疫苗的接種抉擇。那些冥頑不靈、深受政治操弄的人，不僅害己還累及父母未能盡早打針，倘若父母因此染疫身故，不知心裏此刻會作何想？

這中間也少不了有些辜負社會的無良媒體，不僅專門刊登各種打疫苗的不利不實資訊，還刻意放大接種疫苗引發的不適症狀，嚇得很多辨別能力不強的市民，縮回了原本想要伸出去的手臂。於是，香港市民疫苗接種的整體接種率，猶如蚯蚓翻地，蜿蜒不前，一直不能達到預定目標。一種抗疫結果的出現，絕非單一原因。香港本

輪疫情死亡率不斷走高，既有在Omicron形成指數級傳播前，未能及時採取有效阻斷措施的決策判斷失誤，又有長者疫苗接種率長時間處於低水平的現實問題，終使香港陷入逾百萬人染疫、逾7,000人失去寶貴生命的窘迫境地。

官有官的錯，民有民的失。既然大家同坐一條船、同守一座城，就該各司其職、各盡其責、各盡其力，查漏補缺，渡過眼前難關，而不是一味埋怨詆毀推卸卸責。香港是我們大家的香港，即便今日跌到谷底，也該有齊心協力觸底反彈的樣子。誠如這惱人的回南天，雖濕熱難耐、黏糊不爽，只要一家人守好門戶，互相補給，及時祛濕除鬱，疫散天青的日子便也不會太遠。

何況，我們還有有求必應的國家，做好了物資、人手隨時增援的準備。



◆上周，回南天濕霧濃重摩星嶺遠眺。作者供圖